

請看《阿彌陀經疏鈔演義會本》，第十一頁：

疏【真者，不妄。以三界虛偽，唯此真實。所謂非幻不滅，不可破壞，故云真也。】

這一段註疏當中，不但把真性以最善巧方便給我們顯示出來，這是一樁相當不容易的事情，同時這裡面還告訴我們最巧妙的修行方法。如果我們在這裡面，能把這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體會到，實實在在是受用不盡！不僅這一生受用不盡，在整個菩提道上能夠得到一帆風順。這一大段的文字都是說的真如本性。

『三界虛偽』，我們首先要認識，更要認識自己身心虛幻而不實。一切有為法，包括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應行法，一共是九十四法，就是一切法的歸納。這一切法，從大的方面來講就是整個宇宙，在佛法上就是法界；從小的方面講就是我們個人，我們個人跟宇宙是一樣的複雜。現在科學家也發現，我們人體的結構跟宇宙的結構沒有兩樣。人體所使用的元素跟大宇宙星球那個元素也沒有兩樣。所以科學家認為人就是大宇宙的縮小，大宇宙是我們一個人的擴大，無二無別。在化學上分析一下，我們身體裡面這一切的物質跟樹木花草那個原料完全相同。這些觀察確確實實很像大乘經典裡面所說的，可是這一切有為法，科學家還不知道它的究竟。究竟，佛法說出來了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不是真實的。

我們學佛，首先要自覺。我們講到佛，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。第一個要自覺，自覺什麼？我現在一身的病。你有病，你覺得了，你才會求醫，才会有恢復健康的指望。如果一身病，自己不知道

有病，不肯求醫，這個人就等死，沒希望了。所以曉得自己有病，這就是自覺。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有病，什麼病？迷是病、不覺是病、煩惱是病、邪見是病、染污是病，太多太多了。佛法把這個病歸納為三大類：無明、塵沙、見思煩惱。這個病不輕！無始劫以來，我們的法身慧命就害了大病，到現在這個病是愈來愈嚴重。所以一定要自己覺悟，我們確確實實是有病。有病，這才求醫，佛是大醫王，我們請教這個大夫，我們用他的藥物。他的藥物得要用他的藥性來治我們的病根，千萬不要把藥渣當作藥，那就糟糕了。中藥熬出來的湯藥，你把那個湯倒掉，吃藥渣，愈吃病愈重。藥渣是什麼？這個經典白紙黑字是藥渣。我們在此地跟諸位講的，這個言說是藥渣，你要是讀經著了文字相，聽講著了音聲相，著了言說相、著了文字相、著了心緣相，就等於吃中藥，把藥煎好了倒掉去吃藥渣，你怎麼能把病治好？只有病上加病。一定要覺悟！

大經裡面說得好，祖師也都引用在這個地方。我們先看，看完之後，我再給諸位透出這個消息。真性，它是真實的，它不是虛妄的，它不是幻化的，所以它不滅。這是大師引用《圓覺經》上一段經文，我們前面讀過。

演【不可破壞，出起信論。】

『不可破壞』，這是再引《起信論》裡面一段話。

演【論云：從本以來，離諸名相，畢竟平等，不可破壞。】

這是《起信論》上的論文。下面是大師發揮的意思：

演【蓋謂此性在染不破，法身不壞，不同有為可破壞也。】

這個『性』就是我們自己的真性，是我們自己的本性。再說得明白一點，就是本經裡面所講的「一心」，一心不亂！一心就是本性。一就不可壞，二就可壞了，為什麼？二有衝突，一裡面沒有衝突，所以一就不會壞了。我剛才所說的話，意思透出來了。本性，

或是《起信論》裡面講的本覺，『從本以來，離諸名相』，它沒有名相。佛假設了許多名相，發明了許多名相，為什麼？是因為你迷失了本性，現在要用這些假名假相來幫助你，希望啟發你悟入本覺，是這麼個意思。你執著名相，就壞了。譬如一個人病了，健康身體生了毛病，大夫找一些藥草來治你的病。你要曉得這個藥的性，用藥性來對治你的毛病，可不能用藥渣。藥渣是什麼？名相就是藥渣。那個東西要不得的，那是障礙，是毛病！如果你要是不覺悟，把這個東西，「這就是佛法，這就可以斷我的煩惱」，殊不知煩惱上加煩惱、知見上加知見、執著上又加執著、分別上又加分別，你完全是背道而馳，辜負佛菩薩一番好意，到最後墮落，落到阿鼻地獄了。那個閻羅王要問：你造了一身罪。我都是釋迦牟尼佛害的。釋迦牟尼佛就冤枉了，佛沒害你。是你自己不識貨，你不要藥，你把藥渣拿去吃了，那你當然是病上再長病。我們現在學佛，給諸位說，大多數都把藥倒了，都吃藥渣。可憐！多數人都是這樣的。

真性是平等法，畢竟平等，心清淨平等，像六祖大師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怎麼能破壞？能破壞的是什麼？你的分別心可以破壞你，你的執著可以破壞、你的妄想可以破壞、你三心二意可以破壞。你到一心了，什麼人都沒有辦法破壞你，一可貴，一是真實。這個「性」究竟說的什麼？諸位要記住，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好，六根的根性就是本性。所以佛在楞嚴會上真是苦口婆心，用很長很長的文字，十番顯見，顯示出六根的根性是真實不妄，就是我們的本性，就是一心。禪家講「明心見性」，就是明的這個，就是見的這個。淨宗的「一心不亂」也是說的這個，無二無別！『蓋謂此性在染不破』，決不破壞。縱然落在阿鼻地獄，真性沒有改變，真性從來也沒有被破壞過。為什麼？它是無為法，真如無為，所以『不同有為可破壞也』。「故云真也」，這是真的，這不是假的。

疏【體者，盡萬法不出一心之體，體該相用，總而名之曰真體也。】

這一句話裡頭，包括的意思太多了，而且是非常的重要。『萬法』是世出世間一切法，不但是本師釋迦牟尼佛為我們說的一切法，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的一法不漏，全都包括在其中。哪個其中？『一心』。我們念佛的人求什麼？就是求一心。只要你證得一心，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法，世出世間法，統統在裡面了，你都得到了。所以大師在此地說：

演【一切萬法皆吾心體。】

就是一心的本體。

演【非離萬法別有心體。】

這兩句話，是我們修學最原始、最根本的依據。我們要問，你一心在哪裡修？要在一切萬法上修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切萬法就是一心全體。離開一切萬法，到哪裡去修一心不亂？一心太高了，我們把這個程度降下來講，大家都曉得，學佛從哪裡學起？從戒定慧學起，這是最根本的法。從三皈、五戒，從這裡學起，三皈五戒修的什麼東西？修的是一心不亂。我們把一心不亂看為第一義，三學就是第二義，我們從這裡下手。戒定慧從哪裡學起？諸位一定要曉得，不是說戒一定要找戒本，找在家戒、梵網戒，照那個去修；定，找《楞嚴經》，找禪宗的經典；慧，再去找《大智度論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，那你就是完全把藥渣當藥了。你不會！你要是懂得這個意義，諸位已經不是初學的人了。

所以，修行要懂得行門的祕訣。我今天在此地把這個祕訣傳授給諸位，這個祕訣，其實我們中國歷代祖師都曉得，都會應用，而且應用得靈活巧妙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上的幾句話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諸位想想，與一切萬法有沒有關係？「不取於相」，不

取什麼相？不取萬法之相。我舉個例子給諸位說，我們是個念佛人，而且所承的是印光大師這個學系、學派。如果今天有一個禪宗大德到這裡來給我們講禪，說淨土宗不好，沒有禪高明。我們聽了怎麼樣？一定很不舒服，我這個淨土宗請他來，他把我們道場破壞了。對不對？你們一定講，對！是！他來給我們道場擾亂、破壞了。可是真正修行的人呢？不然！他來，怎麼樣？成就我的戒定慧。你懂這個道理嗎？這就是修行，就是用功！

我跟印光大師這個學系來學，怎麼學？也得要守原則：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印祖這個學派的東西，我得到了，精神我得到了。禪宗來給我講這一套，我也是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就成就了。不但是淨與禪，你不取相，如如不動，乃至於外道，乃至於一切法，六根接觸樣樣明瞭，是智慧；如如不動是定，是禪定；這裡面沒有取、沒有捨，就是戒律。於一切法沒有取捨，戒律成就了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定慧成就了。那怎麼不是修行？這就是禪宗古德所講的：「紅爐點雪，立即消融」，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你要是不會，哪一法是佛法呢？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、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都不是佛法，藥渣，不是藥！人家丟了不要的，不能用的！諸位要懂得這個道理。真正明白這個道理，二六時中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統統是在修戒定慧，統統是在修聞思修，統統都是在修一心不亂，都是在修明心見性，都是在修無上正等正覺，這叫修行。

如果要是會，那麻煩大了！學東西先入為主，主是什麼？成見。成見是什麼東西？見取見、戒取見。你學佛學的什麼？我學了一大堆的見取見跟戒取見。「戒取見」是因地的成見，修因的成見；「見取見」是得果的成見。你學佛學什麼？成天到晚在這裡學，學了一大堆的見取見、戒取見。學了些身見、邊見、戒取見、見取

見、邪見，這五種見是要破掉的，怎麼能增長？天天在幹這個、天天在修這個東西，唯恐不多，這不糟糕嗎？這樣念佛，不要說念幾十年，念幾百年、幾千年、幾萬年都不能功夫成片。一定要覺悟，我們生生世世修念佛法門，錯就錯在這個地方，現在再不明瞭，再不改過自新，這一生又空過了。

學佛先要去五種見惑，五種見惑斷掉才是圓教初信位的菩薩。我們講《華嚴經》很多同學來問：我現在算不算初信位？我就問：你這五種見惑斷了沒有？三界八十八品統統斷盡，不錯，你是圓教初信位的菩薩。這不能不認識，我今天在此地明白的傳授給諸位。無論正見、邪見、是見、非見、真見、妄見，一律不著相，著就錯了。「邪的我不著，正的要著」，要去的是執著，不是叫你去正邪。正邪是叫你辨別，那是智慧，去執著！不能把辨別正邪看作執著正邪，那就錯了，一字之差就送了法身慧命，就壞了。辨別邪正是非，那是智慧。一有執著邪正，執著邪法，執著正法也不得了！正法，你有這個執著，就障礙你的功夫。譬如我們念佛，最起碼的功夫是求功夫成片，它障礙功夫成片，障礙一心不亂，那是業障。佛真是苦口婆心，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？」應捨是不能執著。擇善固執是對初學人不得已用的手段，只限於初學。功夫往上提升，就要破執著。破我執，得事一心不亂；破法執，得理一心不亂。你要不破執著，怎麼能得一心？如果諸位明白這個道理，你就能夠體悟到《華嚴》裡面所說的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理與事之所以變成障礙，都在執著上，去了執著就沒有障礙，去了執著你就得一心，去了執著你就清淨、就平等，你就不可破壞了。

這兩句話裡頭含的意思非常之多，博大精深。諸位同學記住，『一切法皆吾心體，非離萬法別有心體』。我們修戒定慧、修聞思修、修一心不亂、修無上菩提，不能離開一切萬法，離開一切萬法

到哪裡去修？性相不二。底下他老人家引用《起信論》上的經文來說：

演【心真如者。】

『心真如』就是理一心不亂，就是理一心。

演【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】

這一句阿彌陀佛就是真心本體，就是心真如，就是一真法界，可惜沒人曉得！如果你要是真正明白，這句阿彌陀佛就念得自在，就念得得力，念得有受用。

演【楞嚴云：此見及緣，元是菩提妙淨明體。】

都是說的一樁事情。『此見』，這個「見」是講的性體，『緣』是講的現相，拿前面這句話說，「見」就是心真如，「緣」就是一切法界。見分與相分，原來是『菩提妙淨明體』變現出來的，菩提妙淨明體就是真如本性的別名。這個事情很難懂，不容易體會，怎麼說一切森羅萬象都是自己？這個話很不好懂。《華嚴經》上說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，都是說的這個意思。實在沒法子，不能不用比喻說，比喻裡面，古來大德，佛在經上也常用夢幻來做比喻，因為這個比喻最切近。每一個人都會作夢，一個晚上不曉得做了多少個夢？可見那心之亂！作夢的時候一下醒過來了，你要把佛法這個意思想一想，對照一下，你就恍然大悟。我們把能作夢的那個心，比作菩提妙淨明體；夢中那個境界，那些人物、山河大地、虛空，那就是緣。「此見及緣」，也就是一法界。十法界，一切萬法，是不是自心變現的？當你醒來之後，你夢中哪一法不是你的心體？法法皆是。所謂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。夢外無心，心外無夢。」那個時候的心，整個變成了夢境；心是體，夢境是它的相分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。如果問：你的心像什麼樣子？夢境就是心的相、心的樣子。

你要是覺悟了，回過頭來，我們的真如本性是什麼樣子？現在的十法界依正莊嚴就是。我們一心不亂是什麼樣子？眼前這個世界就是的。眼前這個世界是一心不亂？一點沒錯！而且告訴諸位，理一心不亂。你應當明白理一心不亂怎麼修法。眼前這個現象是理一心不亂的境界，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在現前，你怎麼亂了的呢？你要是在裡頭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，搞這一套，你是自己找自己麻煩！不是你一心亂掉，你一心，前面講「非幻不滅」、「不可破壞」，這個話說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；是你自家亂了腳步，你的一心不亂沒壞。你能夠在一切法裡頭看清楚，所謂看破、放下了，像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就是理一心不亂。你在一切法裡頭還有分別、執著，一心不亂就在現前，你就不能證得；一真法界就在現前，你得不到受用，這是真苦！

底下這經文說得更明白，這也是《楞嚴經》上的：

演【又云：一切浮塵諸幻化相，其性真為妙覺明體。】

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』，這就是講的十法界依正莊嚴。「塵」是六塵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小，我們一個身體，大，盡虛空遍法界，都是真性變現之物。『其性真為妙覺明體』，這就說明了，就是真性，就是一心不亂。

禪宗有個小故事，有位禪師住在山上一個小茅蓬裡面，修行相當有功夫。茅蓬裡頭有兩頭老虎跟他住在一起，可見禪師的功夫不錯。有一天一個老同參拜訪他，一走進茅蓬看到有兩頭老虎，心裡很不安，他的老同參出來，「哦！你還有這個！」心裡想：你還沒有放下，你還有這個。他就進去了，進去請他坐，他就給他拿茶水。這個同參也不示弱，你說我心還不清淨，看到老虎還有點兒害怕，他老人家在他的座位上寫了個「佛」字。他把茶水拿出來，想坐下去，看到座位上有個佛字，不敢坐。他說：你也有這個！你們想



想這個味道，這個是什麼呢？分別、執著還沒斷盡，看到「佛」字不敢坐了。寫別的字他為什麼敢坐？畫別的東西為什麼敢坐？畫個蓮花他一屁股坐下去，寫個佛字不敢坐，分別、執著還沒有放下。真正要是放下了，心地清淨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你碰到老虎，老虎不會吃你的，不會傷害你的。都是說明心不清淨。所以，心清淨不容易！一心不亂在哪裡修？在境界上修。這個禪和子不碰到老虎，怎麼知道自己心還不清淨？原來以為很清淨了，老虎現前的時候，才曉得還是不行，功夫還不夠。那個人也覺得自己很不錯了，座位上寫個佛字不敢坐下去，功夫還是不行，還是差那麼一點。

所以，一心不亂、三學、三慧要在境界裡面去修。古德常說「歷事鍊心」，鍊什麼心？鍊一心。一切事、一切境界裡面，看你那個心是不是一？所謂一，決定沒有分別、執著，沒有妄想，事事無礙！到這個境界，這是個高級修行法。沒有到這個境界的，那他必須跟一個老師，為什麼？他分別、執著很重，沒有能捨掉，得跟一個老師。跟一個老師，他只有一個分別，沒有兩個分別，他比較正常。譬如生病的時候，他吃一種藥，這個藥吃得很對症，很好，如果再叫他多吃一種藥，這兩種藥不對勁那就病上加病，也許吃死了。所以不能親近兩個善知識，兩個善知識指兩條路。

功夫不到家的時候，一定要守著一個老師，古人講的師承。《華嚴經》上那個例子太好，善財童子根本智沒現前的時候，跟一個老師，文殊菩薩，只跟一個人。高明的人，高手，他要教一個學生，要問你：你過去親近哪些人？我親近哪些哪些，我讀過哪些哪些。他一聽：很好，不錯！你很難得，你去吧！對你一番讚歎。為什麼？無可救藥，太亂了，你的成見太多，沒有辦法救，救不過來！如果你跟他說：我過去一個人也沒有親近過，什麼也沒看過。好！好學生，你跟著我，你永遠不要離開。他就認真教你，為什麼？可

造。只要你肯發願、肯用功，一定能夠教得出來。這就是我們中國古人講的師承。

到你畢業了，畢業的標準是什麼？根本智現前，心清淨了。再說得明白一點，就是真正可以做到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行！這才能畢業，這時候可以出去參學，不管什麼人都可以聽、都可以看，不管什麼事都可以接觸。你在接觸裡面，因為你能夠不取相、如如不動，你的見聞覺知都幫助你三學、三慧，成就你三學、三慧，就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。這是修學的第二個階段：參學。參學的本錢就是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才夠資格參學，不然的話，你會被境界轉！你學的是「有」，人家講的是「空」，你就不高興，你馬上起煩惱，你被境界轉了。你學的顯教，他跟你講的是密，不能相容，又生煩惱，你會隨境界轉。到你能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那是轉境界了，那是《楞嚴》上說的「若能轉境，則同如來」。你能轉境界了，你不為境界所轉。把境界轉變成什麼？轉變成自己的戒定慧，轉變成自己的三慧，轉變成就自己的無上正等正覺。這高明！

經中顯示這些道理，這些道理我們曉得在日常生活當中應當如何來修學，成就自己三學、三慧、三資糧，我們這一生決定往生西方淨土，品位還不低，時間也不長，就能得到了，當生成就的佛法。諸位能把我今天教給你的祕訣，好好記住，你能夠體會在心，在生活裡頭、待人接物之間能夠用得上，你一定成佛，決定往生。底下一首偈子，是讚歎也是發明：

演【所謂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，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也。】

這首偈就是描寫一真法界，就是描寫一心不亂的境界。境界就是一心，一心就是境界，心境一如，理事不二，這個才叫一。

演【體該相用名之為體者。】

因為體、相、用，它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；無論說哪一個，必定是三個，它不能夠分開的。說體，當然就有相、有作用。譬如我們講一心不亂，一心是「體」，十法界依正莊嚴是它的「相」，這裡面覺迷、修證是它的「作用」。這是一樁事情，不是三樁事情。底下依《起信論》的說法：

演【起信云：一者體大，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。】

《起信論》這一段我們過去講過，『體』是自己，禪家所謂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。這個「體」是一切法的真如，「真」就是講的體，「如」是說它的相、它的用都如其體，一樣沒有兩樣。所以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器如其金，金如其器，器就是金，金就是器，金器不二。這是古人用這個比喻，來比喻性相不二的意思。所以性跟相是平等的，是「不增不減」，這裡面沒有增減，增減是二法，二法就是迷了真如，二法是迷，覺悟了是不二。正如同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面告訴印宗法師所說的：佛法是不二法，二就不是佛法。

演【二者相大，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。】

『相』太廣大，沒有邊際。我們今天科學家講宇宙的起源，科學家們的判斷，大概在一百五十億到兩百億年之前，這個太空當中一次大爆炸，這是我們這個宇宙的起源，從這個爆炸之後，才有這個宇宙，才有星系、銀河，他這一發現相當我們佛法裡面講的一個大劫。這個宇宙之外呢？科學家不曉得。兩百億年之前呢？知道了。他只知道這個圈圈裡頭的，圈圈外頭不曉得。那個外面大得很！無量無邊的世界，無量無邊劫，豈只兩百億年，兩百億年時間太短了。我們佛法講無量劫，恆河沙劫，兩百億算什麼！這就說明科學家的知見相當有限，比不上一個阿羅漢，更比不上菩薩，他所見

的頂多是一個世界，不曉得太虛空當中有無量無邊恆沙國土。科學家所發現的這些世界、這些星球、這些銀河系，還沒有發現到阿彌陀佛那個星系。可見得佛法的智慧，實實在在是圓滿的、是究竟的，它不是推測。

『如來藏』是一個佛學名詞，如來藏在那裡面叫如來藏，如來藏就是真性。「如」是講本體，「來」講它的現相，這個相都藏在真性裡面。真性能現無量無邊的境界相，所以說『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』。這個功德是稱性的功德，不是修來的，本具的。六祖大師證得理一心不亂，我用這個名詞，他證得之後，他跟五祖說：「何期自性，本來具足。」這句話就是講「相大」，「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」，本來具足。禪宗跟淨宗換個名詞就行了，是一個境界，一樁事情，明心見性就是理一心不亂。

演【三者用大，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。】

六祖說：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。十法界依正莊嚴、森羅萬象，都是一心所現之物。我們在講席當中常常提出四個字，希望這四個字要牢牢的記住，為什麼？是我們觀照的根本，觀照所依。「心現識變」，宇宙這麼複雜，佛法四個字講得清清楚楚，相怎麼來的？心現的；為什麼會有種種相？識變的。心是真如本性，識是八識、阿賴耶識，心現識變。心與識統統是自己，這一切萬法不是自己是誰呢？諸位如果真正能從這個地方體悟到一些，你的同體大悲心就生出來了。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才能生得起來。這是真正的慈悲，這個慈悲心是從本性裡面生的，自然流露的，是清淨的，是平等的。沒有說對這個我特別喜歡，那個討厭，沒有。他是清淨平等的，對佛菩薩、對畜生、對餓鬼地獄，乃至於對一切植物、礦物，一律平等，無二無別，真正的慈悲。底下總結：

演【今則若相若用，俱歸此體為真體也。】

這就是「總而名之曰真體」。說一個「體」，就包括相與用，說「相」，裡面當然包括體與用，說「用」也包括相與體，這個見解才是正確的，才叫做正知正見。《十四講表》第二表，講體、相、用三大。學佛要從這裡學起，學正知見。如果說「體」不是相、不是用，「相」不是體、不是用，你把它分成三個，那叫邪知邪見。

我們是不是邪知邪見？是的，確實邪知邪見。我們在一切法裡頭，《金剛經》舉例子，有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這叫邪知邪見，所以不是菩薩。經上說得很清楚，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」，那不是菩薩。有同學受了菩薩戒，還有四相四見，那叫名字菩薩，有名無實，不是真正的菩薩。真正的菩薩沒有四相，沒有四見，為什麼？菩薩是正知正見。四相四見是邪知邪見，我們豈止這四種，不曉得有多少種，一天到晚亂七八糟的知見，想東想西，全叫妄想，全是邪知邪見。

什麼叫正知正見？正知正見沒有知見，般若無知，那叫正知正見。《壇經》裡頭，有人請教六祖：你老人家懂得很多佛法。六祖說：我不懂，我不知道佛法。般若無知！幾時你到了無知，正知正見就現前。人家來問你，無所不知，妙就妙在這裡。接觸外面是無所不知，他受用。釋迦牟尼佛什麼都不曉得，你們每個人去向他請教，他隨口就答覆，記錄下來這麼多經典，這麼多經典他統統都不知道，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，這是智慧，這叫正知正見。諸位在這裡聽的時候，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，你才能夠入門，才能入得了這個境界。你要是有說有聽，那就壞了，全都落在邪智慧裡面去了，邪知見裡頭。

剛才說過，邪法不可以執著，正法也不能執著。只要不執著，邪正都變成智慧，決不生煩惱，決不會變成障礙。為什麼？邪正都

是一真。體相用一如，它怎麼不是一真？理事無礙是體相用無礙，事事無礙是相相無礙、用用無礙。為什麼無礙？一真，一個本體。體是空寂的，相也是空寂的，當相即空，所以一切法了不可得。不可得裡頭，你要是起一個得的念頭，這就是執著、就是邪見。學佛總得要明白這個道理，要把握著這個原則，我們的功夫才能得力。

說到這個地方，真正用功的時候，功夫上道了，沒上道沒話說，功夫要是一得力，第一個現象，就是最起碼的用上力，這個現象是什麼？八風吹不動。八風吹不動，不是很高、了不起的功夫，才上道的功夫，就是不會被境界轉了。雖然不能轉境界，但是不會被境界轉。你讚歎我，我也不歡喜，我不會被你所動。你一讚歎，我就很高興，我被你那幾句話轉了，那就糟糕；你一毀謗、一罵我，我就生氣，氣了好幾天，好了，又被你轉了。會被境界轉是凡夫，縱然念佛參禪，不得力。為什麼？沒功夫！好像天天念書，一考試得個零分，那有什麼用？你書白念了。你念佛，佛白念了，你參禪，你白參了。

境界風稍稍動一下，你就受不了，這怎麼行？功夫得力了，外面境界統統是佛菩薩。他來讚歎你，你如如不動，他是佛，他來考你！你及格了。他有意找你麻煩，來侮辱你、來罵你、來打你，你如如不動，那你成功了。他是佛，他來考你的，你關關都通過。所以覺悟的人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薩；迷惑的人，佛來了也是魔。你正在念佛，念得快要到一心，阿彌陀佛忽然現前，你一高興，一心完了，一心馬上丟掉了。那不是魔是什麼？他來打斷你的功夫，打斷你的一心，他就是魔。

諸位曉得，外面境界是無佛亦無魔，佛與魔是自心變現的，境隨心轉！自己心清淨平等，外面統統是佛、是菩薩；自己心不清淨，外面統統是魔、是障，找不到佛菩薩！你是一個染污的心，是隨

風飄盪的心，你去找佛、找菩薩，到哪裡去找？你在這裡找無量個阿僧祇劫也找不到，盡虛空遍法界裡也找不到。假如你的心清淨，不為外面境界所動，佛菩薩就在你面前。所謂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，都是的。如果不懂得這些原理原則，你怎麼修？你那個不叫盲修瞎練叫什麼？一說盲修瞎練，你馬上就生氣，一點沒錯，真是盲修瞎練，你禁不住，那個境界風一考，你馬上就垮了。所以，這些原理原則一定要懂得。

疏【不可思議者，如上明而復寂，寂而復明。】

『寂』與『明』，「寂」是定，「明」是慧。定與慧可以互為體用，相輔相成，也是一樁事情，不是兩樁事情。

疏【清濁不形，向背莫得。】

就是『清濁』、『向背』皆不可得。

疏【則心言路絕，無容思議者矣。】

『心』是講的意識心，緣不到，『言』是言說，也說不出來，所謂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沒有辦法『思』，也沒有辦法說，『議』是議論，沒法子說，也不能想，想都不能想了，那還能說嗎？這叫『不可思議』。這一段是合說，下面是分開來說，解釋得很詳細。

演【不可思議者下，是先合解。】

剛才我們念的這一段，是『合解』。

演【心言路絕。】

這一句重要。

演【謂從本以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心緣相，一切法不可說、不可念，名為真如故。】

諸位如果把我前面所講的，你能夠聽得懂的話，這一句一念就明瞭了。真如、真性、本體、一心在哪裡？當相即是。可是你要真

正能夠體認到，那這個地方的原則必得要遵守，那就是『離言說相』，這是《起信論》上的話。《起信論》上說：「離名字相、離言說相、離心緣相」。言說、名字諸位好懂，什麼叫心緣？「緣」是攀緣，「心」是第六意識，我這裡一講，你聽了馬上在那裡寫筆記，這就是心緣相。把那個心緣相都給它在紙上畫出來了，或者是一聽，這是這個意思，這個意思就是心緣相。告訴你，沒有意思，你那個意思是打妄想。經，沒意思！起作用的時候有無量義，剛才已經說了，般若無知。經沒有意思，無知！所以讀誦的時候就是求那個般若無知，修根本智。你讀誦的時候，如果說，這一段是這個意思，那一段又有妙義出來，那就糟糕，全都落在意識裡頭去了，你讀誦的功德就沒有了。讀誦講求的是戒定慧一次完成。所以讀誦就是讀誦，決不想裡面的意思。譬如念《彌陀經》，從頭到尾一氣呵成，念得字字分明、清清楚楚，這個裡面決定不起一個念頭，這是修戒定慧。

怎麼叫修戒定慧？你在念經的時候，你心裡面不會起妄想，不起惡念，就是「諸惡莫作」。經是佛真性裡面流露出來的言語，善中之善，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沒有比這個更善，讀經就是「眾善奉行」。諸惡莫作是小乘戒，眾善奉行是大乘戒，戒具足了；讀誦的時候專心，專心就是定成就了；字字分明，一個字沒念錯，一句沒念顛倒，慧成就了。不打妄想的，不要求解義的，這是修戒定慧，修根本智。如果你不會，一面念一面想意思，那就是一面讀誦一面打妄想，把你讀誦的功德完全破壞了。所以讀誦的時候是讀誦，研討的時候是研討。研討是以智慧為主，是以後得智為主，讀誦是以根本智為主，不一樣的。但是根本智與後得智有密切的關係，沒有根本智，絕對不會有後得智，根本智沒有得到之前叫方便智。像我們現在所講叫方便智，幫助你求根本智，根本智得到之後，方便智



就轉變變成後得智，變成無所不知。無所不知的這個智慧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受用，自受用是無知，自受用就是清淨心，像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那是自受用，他受用的時候無有一法不知。

由此可知，無論是讀誦，無論是聽講，或者你自己講給別人聽，一定要離這三種相，決定不能著相。我剛才比喻，著相就是把藥渣當作藥，人家提煉藥的精華，那個渣子不要的，你把它當作寶貝，大錯特錯！你能夠離言說、離名字、離心緣，你就懂得取藥的精華，渣子不要了，離開，統統甩掉了，這真正得受用，真正能開悟。為什麼要離？因為一切法本來不可說。為什麼不能用心去緣？因為本來不可念。為什麼？它是真如。你才起心動念，就把真如變成無明，無明是這麼來的。無明無始，無明不是真的，是虛妄的。你要問無明是怎麼來的？就是你起心動念來的。你在一切法裡頭不起心、不動念，無明就沒有了。

末法時期，我們能不能斷無明？能斷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念佛能不能得理一心不亂？我告訴諸位，能得。你要懂理，你不懂這個理，一面念佛、一面念經還一面打妄想，那就不行，那你只能念到功夫成片，不能得一心。你要明白這個道理，念佛不著念佛的相，不著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的音聲相、言說相，不著名字相，又不著心緣相，高明！你這個聲聲都是與真如本性相應。這一句名號就是真如本性，這一句名號就是一心不亂，這一句名號就是一真法界。你怎麼不得理一心？當然得理一心。不懂這個道理怎麼行！

諸位想想，我們念佛人要不深深的認真的去研究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，我們這個佛號怎麼能念得好！我們這一生如何能成就？我們這一會預定三年，三年不算長，三年真正把這個意思能夠貫通、圓融，能夠應用在一句佛號上、應用在日常生活上，三年的時間太短了，三年你就成佛了。還有哪個法門比這個快？還有哪個法門比

這個更為穩當？真的找不到了。禪，三年能大徹大悟嗎？密，三年能夠即身成佛嗎？靠不住！還是這個法門牢靠。

所以這個經，我學佛三十多年，講經講了二十六年，我在一切經裡面所發現的，這個經是第一經，這個法門是第一法門。如果你說還有一部經，還有一個法門，比這個更高、更妥當、更快速的，我都不相信。所以我的選擇是依《梵網》菩薩心行，修覺正淨法，入《華嚴》無礙境界，住彌陀寂光淨土。這是積這麼多年的心得，發現這一條成佛之道。這發現了，其他的經論統統捨掉了，專攻《梵網》、《四十華嚴》、《彌陀經》。專攻就行了，其他的不要了，一生決定成就。這是把「不可思議」總說這兩行說完，下面是分說，就是細講。今天時間到了。